

瑪利諾會在傳教觀上的轉變



William M. Boteler, M.M. 著
林瑞琪譯

我感到萬分榮幸有機會在這裡談談瑪利諾會與中國的關係，與及我們在傳教觀上的改變。

雖然在我加入瑪利諾會時，中國大陸已對傳教士關上獻身服務之門，但在瑪利諾會會士之中，卻仍瀰漫著濃厚的中國色彩。正如其他同年代的傳教會一樣，瑪利諾會致力於向中國人傳福音，挽救人靈，鞏固地方教會，並提供教育及醫療等社會服務。從最早期開始，瑪利諾會的創辦人之一華里士主教（Bp. James Anthony Walsh）及皮賴士神

父（Fr. Thomas Price）即有意在中國落地生根。就連我們在紐約 Ossining 的總院還未有落成之前，我們首批男女傳教士，已踏足中國工作。因此，瑪利諾會總院選擇中國式建築，成了理所當然的事。

我在瑪利諾會攻讀神學的時期，正值中國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可惜我們在外間能得知的消息十分稀少。我們的主要資料來源，都倚靠瑪利諾會及其他傳教士按他們過往經驗所寫的書籍。我還牢記著福德主教（Bp. Francis X. Ford）所寫的「

往天國路上」，他語重心長地表示，但願自己能成為中國人接觸基督途中的一塊踏腳石。為使他所摯愛的中國人能進入天國，福德主教切願接受任何苦難。他對中國人的傳教熱情，正回應了瑪利諾會四位創始者中之兩位在一九一八年赴華時所懷的熱情。

毫無疑問，華理柱主教是瑪利諾會內最偉大的傳教士及作家之一。他的愛火，在一幅名為「旭日初昇——農村少年」的素描中充份表達了出來。畫中的中國少年象徵著世上一切貧窮及遭人遺棄的人得到器重及賞識。後來華理柱主教在上海市被控「間諜」罪判囚二十年，在監禁了十二年後獲釋返美。他之所以能夠以平靜的心態在瑪利諾會總院安享餘年，乃是因為他從不為記者所誘導對在中國所受的痛苦作出批評。他只是說：「我出於深愛中國人民而來，縱然有少數人對我不友善，但這絕不會影嚮我對他們的愛。」他深切理解並奉行他的一句名言：「傳教士在有需要而不被愛戴時到來；但在備受愛戴但卻沒有需要的時候離去。」這句說話最能概括絕大部份瑪利諾會會士對未來任務的看法。

瑪利諾會的創辦人之一皮神父，亦即是另一位最早期赴華的會士，在中國生活的時間不足一年，他的傳教歷程因疾病及死亡而猝然告終。但這短短的一年已足夠令他體會到：「我愈了解中國人，對他們的愛也愈深。」這份對中國的深情，在瑪利諾會赴華傳教的老前輩應邀回到修院向我們講話時，尤其盡顯無遺。每當談及新政府成立之後傳教士所面對的種種困難，以及切願返回中國服

務的心火的時候，他們在言談間流露的，盡是對中國朋友無限的摯愛及敬意。

很多人推許福德主教在傳教工作上開新時代先河的人物。他首先派遣瑪利諾會修女到鄉間與農民一起生活；他把先前傳教遺留下來的物業送給了窮人；他積極鼓勵中國人擔當領導工作；並從他出任主教的時候開始，即把一連串理想付諸實行。一旦某處建立了傳教站，以及教務上了軌道，福主教即會把瑪利諾會會士調往新的地方重新發展，而把原有的地區交給中國神職人員管理。不過，儘管他做了這麼多他認為是合符中國利益的事情，到頭來三十四年傳教生涯的結局是被控擔任間諜，與一些瑪利諾會修女一同被迫上街遊行，受盡凌辱，最後在廣東省一處監獄中藉藉無聞地逝去。這是當年瑪利諾會會士的典型遭遇。我們在欽佩之餘，所能做的就是奮力效法他們的偉大及慷慨的精神。

即將列入聖品的法籍殉道真福Theophane Venard，乃在越南為了信仰而被斬首，成了瑪利諾會的特別主保，我們第二所修院亦特別以 Venard 來命名，以示尊敬。傳教主保聖方濟各沙勿略，乃在力求進入中國大陸之前，在上川島因病不幸逝世，現在也成了所有傳教士的主保之一，我們求他助我們在有必要時，敢於為主致命。瑪利諾會的會祖常常勉勵我們，要視殉道為傳教工作的理想及榮譽，這是我們當修生時的流行氣氛。我們切願知道，甚麼時候瑪利諾會才可以回到中國繼承這些偉大的先驅的工作。我們仍未能擺脫傳統的神學思想，憂慮廣大未受洗、未接觸基督信仰的群眾有不能得救之虞。但除

了為他們祈禱，也為瑪利諾會再投入中國服務而祈禱外，我們又能做甚麼呢？

我知道瑪利諾會會士曾開辦了孤兒院及痲瘋病院，又建立堂區及診所，照顧棄嬰。在我的童年，也常有人為「教外兒童錢庫」募捐，要求我們捐一點零用錢作為補贖。我同時亦知道當時華理柱主教仍在獄中，而其他瑪利諾會會士，不是逝世就是被逐出境。

因此，儘管我服務的地區是在玻利維亞而不在中國，但我卻醉心於中國。我曾經盡所能讀遍有關「新中國」的資料，也就在中國重新對外開放時，我當上了瑪利諾會的總會長。當我於一九八五年獲邀往訪中國時，我立即欣然接受。我更有幸成為獲龔品梅主教接見的首批外籍人士兼第一位傳教修會會長。他與華理柱主教有著深厚的友誼。我應邀在上海佘山修院向修生講話，談及瑪利諾會過去在中國的服務。

看過了中國過去的重大轉變之後，讓我們來談談瑪利諾會在未來工作上的取向。我愈來愈清楚體會到，赴華傳教的老前輩，如何成為他們那個時真正的傳教士，他們強調歸依入教、衣食援助、盡量對廣大的群眾提供照顧服務。按他們的神學觀念，這是與時間競賽。他們根本忙得沒法閒下來理會政治環境、較全面的經濟問題，以及貧窮、疾病和文盲的根源。他們把全副精神投入在靈修及哀矜工作上。他們當中，很少人會想到，並不是中國政府或任何中國本地教會邀請他們到中國來，而是因為不平等條約強迫中國打開門戶，讓傳教士進入。瑪利諾會士是二十世紀湧入中國的大量傳教士當中的一群，

當時傳教士因為得到自己本國的保護，總人數由一九零零年的九百四十五人驟增至一九四九的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二人。無可否認，傳教士是得到他們本國的軍隊為他們開路，並保護他們免受武力威脅及報復。

我來到中國之前，已深切明白到這段過去的历史，我對傳教亦有極度不同的看法，也萬分注意中國最近的變化。我明白到當我向中國的主教詢問瑪利諾會有甚麼可以為他們效勞時，所得的答案必會與過去截然不同。但我仍禁不住會想起我們的赴華傳教老前輩的那個年代的個人犧牲與服務。秉持著他們的服務精神，我希望能探索出一條途徑，讓瑪利諾會為今日的中國教會作出一點貢獻



。我明白，由於一些造成中國社會及教會轉變的歷史因素，令致只有在對方提出特定要求時，我們才應提供服務。應由他們自己決定行動的優次；我們要找出具體途徑，作實際的回應，亦同時要開放及敏於顧及他們的

情況。

因此，我領悟到，在全球各地，傳教的重點及理解都有了很重要的轉變。我認為這對於瑪利諾會在負起各種傳教任務上，都是一個正確的路向。梵二的「教會憲章」和「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以及教宗保祿六世的「在新世界中傳福音」文告，賦予我們新的教會觀，使我們認識到，天主如何在不同的文化及宗教中工作，每一個本地教會的自主是如何的重要，傳教上應共負責任及互助互惠等等。因此，我明白到瑪利諾會必須改變其與第三世界教會的關係。現今傳教士的角色是謙下的，不是為建立及指導教會，而應尋求辦法在適合的時間予以援手。我們願意按他們所指定的行動優次，盡量可能加以協助。假如獲得邀請，我們樂意承擔一些領導工作，但對理財及決策的權力，則理應卻辭。我們寧願觀察、服務及協助任何一個地方教會盡快實行本地化。

為這個原故，我們尊重中國教會的自治、自傳、自養的權利，但同時亦切願協助中國教會在普世教會內共融。我們不單只認為地方教會領導本地化是一項基本權利，更認為是本地教會的責任及理想。所以，在當前我們不會期望瑪利諾會再到中國傳福音，也不是要說服中國教會接受資助發展事業。我們要等待對方提出合作或援助的要求後，才設法予以回應，因為我們開始從上主普救世人的計劃中去了解中國。我們確切相信近年來，上主推行這項救恩計劃，無須外人直接協助；在教堂被封閉及宗教領袖入獄時，上主仍然在。我們相信佛教徒、伊斯蘭教徒

及其他宗教的人士，在上主的救贖普遍人類計劃中，都承擔著一定的角色。我們相信基督是天主的獨特臨現，祂改變了人類歷史，祂的訓導是為使人類合一。除了基督以外，沒有任何其他偉大的先知或宗教領袖會宣佈過自己是來使所有民族合而為一。基督教導我們不要去反對其他宗教，而要愛護及尊敬他們。

我們明白到世上每一個人都要受到尊重：當基督成為我們中的一位時，祂把這份人格尊嚴賦予了我們。因此，我們現在不是要到各地去樹立教會或帶給他們信仰，而是要把本來就早已存在於各地的信仰及美善發掘出來。我們不強調建築物及教會架構，而強調在文化、社會制度及民族中的一切美善。我們避免與其他宗教對抗，而設法度著一種生活，用我們的生活去吸引別人。我們反省其他民族的價值觀、他們的社會及宗教制度，用以與基督所要求的基督徒生活對照，因為我們意識到，除非我們的教導及生活，較諸他們原有的更為優美，否則基督信仰不能打動他們的心靈。

基督徒不再視天主教為獨一無二的宗教，也不再設法保護及擴大既有的權力及影響力，而致力成為一個服務所有人類的子民；他們不是尋求保護基督所建立的宗教，而是竭力成為基督所希望我們達到的宗教。我們也更重視上主的啟示以及我們的回應，超於制度及法律。我們可以坦然承認，教會並不包含一切人生問題的答案，而是與其他宗教及民族一同探索今日問題的答案。我們希望協助他人發展潛能，變成度完滿生活的人。

經驗告訴我們，人們不會視醫院、學校及救濟機構為宗教。真正的宗教是人對上主的經驗，是人迎接上主進入內心的殿堂。我們認識到基督的權威來自祂的位格、祂的作證及訓導。基督對伯多祿說：「堅固你的兄弟在真理中。」我們重視一種面對問題的神學，而不是嚴厲的信條和法律。我們了解到，真正的教會是如同一個民族內有很多團體，能彼此分享經驗，互相學習，不把自己的經驗強加在別的團體身上。我們主張先研究人們信仰上的實踐，然後從這些實踐中探索出神學理論，而非先神學後實踐。我們視整個世界為一個全球性的村莊，包容了不同的宗教，彼此互相摻扶。就如中國從印度引入佛教而令其中國化，基督宗教亦應在中國揉合一切為中國社會及宗教有益之事，變成中國化，好讓中國人易於接受。

既然如此，我認為目前最適宜的，是詢問中國的主教：「有甚麼地方我們可以效勞呢？」但卻不應要求有即時的答覆。讓中國自己選擇我們合作的方式。瑪利諾會會不斷準備，好使時機來臨時能作出回應。為了好好地作出準備，我們剛完成了一份瑪利諾會在中國的歷史。希望我們可以藉此從過在中國的成敗中，汲取教訓，使我們在未來成為更好的傳教士。我們成立了一個聯絡及研究小組，以促進中國教會與外間教會的交流。小組的成員經常探訪中國教會人士，一九八六年我們作東道主邀請了中國神學院及修院代表團訪問美國，與美國的天主教大學及修

院進行交流。我們亦委派了多位小組成員，參與香港教區聖神研究中心的工作，藉以增強中國教會與美國、歐洲以及亞洲其他地區的聯繫。我們亦鼓勵專業教育人士回應中國的邀請，到中國任教，好使他們能體驗及思考一下今日中國的生活實況，並與我們修會其他成員分享。在香港服務的瑪利諾會士中，成立了「中國興趣小組」，以增進對中國的認識，協助往訪中國的人士；並釐定一些回應中國要求的守則。這個小組的成員來自過往在中國傳教的瑪利諾會會士、過去及目前在中國任教的人士，以及任何對中國有濃厚興趣者。最初，在這些小組當中，我們又選出了一位聯絡人，以確保我們為中國的服務能配合中國實況及我們的守則。

從過往在中國的經驗得知，今日的傳教工作不能再單靠神職人員和會士的全職及無止境的工作。在過往十年，我們嘗試結合起教友中的專業人士力量。如今，每年加入成為這類成員的，遠超過蒙召投入鐸職或度修會生活人士的數目。這些受過專業訓練又願意獻身的教友，大大加強了我們為基督作證及為人們服務的機會。

我們深信，按照這條途徑發展，中國必會領悟到我們的誠意；並且一旦對既善意又無法跳離時代羈絆的傳教活動，予以重新的評價後，我們將可懷著更大的信心前進，為中國人民的益處而努力。我們切願忠於基督；忠於傳教使命；並忠於與我們瑪利諾會有深厚情誼的中國人民。